

《司空曙诗集》版本考

王立群

一

司空曙，字文明，一字文初，排行十四，广平（今河北永年）人。安史乱起，避地江南。代宗大历初任拾遗，德宗建中年间贬长林县丞。贞元四年（788）前后，为剑南四川节度从事、检校水部郎中。官终虞部郎中。其事迹散见《元和姓纂》卷2，《极玄集》卷上，《新唐书》卷220《卢纶传》附，《唐诗纪事》卷30，《唐才子传》卷4。

司空曙的著作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（四）著录《司空曙诗集》2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《司空文明集》1卷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《司空文明集》2卷，别本1卷，才数篇。《百川书志》曰，《司空曙集》3卷。据此，司空曙的诗集传世者有一卷本、两卷本、三卷本三种。

今传《司空曙诗集》有两卷本、三卷本两种。

两卷本《司空曙诗集》今传世者有明黄贯曾辑《唐诗二十一家》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唐五十家诗集》影印明铜活字本、郑振铎收藏《司空曙诗集》本等。

三卷本《司空曙诗集》有明朱警刻《唐百家诗》本、明抄《唐四十四家诗》本、明抄《唐四十七家诗》本、北京大学藏影宋抄本、清席启寓辑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、清江标影刻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本、复旦大学藏清抄本七种。

现分述如下：

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铜活字本《唐五十家诗集》之《司空曙集》，半页九行，行十七字，上下单栏，左右文武双栏，白口，单黑鱼尾，分体编排。卷上首五言古诗，次七言古诗，次五言律诗，凡收诗80首；卷下首五言排律，次七言律诗，次五言绝句，次七言绝句，凡收诗62首。全书共收诗142首。当为明人重编之刻本。

明黄贯曾《唐诗二十六家》本。明嘉靖三十三年，黄氏浮玉山房刻。北京图书馆藏本附有傅增湘、吴慈铭、章钰、朱文钧校补并跋。书首黄贯曾序后有“涵芬楼”朱文长印一方、“海盐张元济经收”朱文方印一方。黄序之后有士雅山人黄姬水序，该序后有“淳父”与“士雅山人”朱文方印二方。黄本分体，半页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单黑鱼尾，版心有“司空曙集卷某”六字，亦属明人分体重编之活字本系统，与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唐五十家诗集》本《司空曙集》相校，仍有少许差异。如《唐五十家诗集》之《拟百劳歌》之“双带芙蓉共开合”，黄本“带”作“蒂”；“木栖作床牙作席”，黄本“木栖”作“木难”；《长林令卫象饬丝结歌》之“寒女眷眷黑子悲”，黄本“黑”作“墨”；《和张大夫酬高山人》之“重门将校稀”，黄本“门”作“开”；《贼平后送人北归》之“时清独北还”句，黄本“还”作“归”；《下武昌江行》之“雪隐洲渚暗”，黄本“暗”作“晴”；《送柳震入蜀》之“粉蝶连青气”，黄本“蝶”作“堞”；《晦日益州北池宴》之“临泛从公日”，黄本“从”作“后”；《咏古寺花》之“千跗万萼裹枝红”，黄本“跗”作“花”。二本除此九处外，余皆同。可见明活字本虽为一个系统，但刻印有异，此种差异当为刻印时用不同的本子参校所致。

《司空曙诗集》二卷，现藏北京图书馆，为郑振铎收藏本。前有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朱文长印一方。半页九行，行十七字，左右双栏，黑鱼尾，版心有“司空曙集卷某”六字。首页左下有“北京图书馆藏”朱文方印一枚。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铜活字

本相较，诗首缺《早春游望》、《送程秀才》、《拟百劳歌》三篇，而径从《迎神》诗开始。末页有“北京图书馆藏”朱文方印一枚、“长乐郑氏藏书之印”朱文长印一方，馀全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唐五十家诗集》本，当为活字本系统之印本。

北京图书馆馆藏还有另外两种属活字本系统的两卷本《司空曙集》。二本均从《迎神》诗开始，首缺《早春游望》、《送程秀才》、《拟百劳歌》三诗，与郑氏藏书全同。一本卷上末页左下方有“当湖陈子虚鉴藏”朱文圆印一方。卷下首页有“癸丑赘人”朱文方印一方，另有一朱文方印，四字，因系胶片，字迹不清。另一本卷首有“涵芬楼”朱文长印一方、“北京图书馆藏”朱文方印一方、“竹泉珍秘图籍”朱文方印一方。卷终有“北京图书馆藏”朱文方印一方。

席启寓《唐诗百名家全集本》之《司空文明诗集》，为三卷本。此本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，上下单栏，左右文武双栏，白口，黑单鱼尾。版心有“文明诗卷某”五字。此本当出南宋书棚本，为《司空曙诗集》中最近宋本的版本之一。凡收诗142首。其中卷上收诗57首，卷中收诗33首，卷下收诗52首。此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傅增湘、吴慈培手校本。卷首《司空文诗集》目录后有跋语三则，其一曰：“丙戌秋日以方南明所藏影钞宋本、毛豹孙影钞陈解元书棚本参校，方所藏尤善。焯。”其二曰：“乙亥十月二十二日宿旻台清水院校临义门先生校宋本毕。原书为湘人王培书所藏也。藏园老人记。”其三曰：“何校原本为《唐音丁签》，分四卷。其诗为此本所无者甚多，然义门跋语不详，未知方、毛两本之诗视《胡签》所书若何。以愚意测之，《胡签》多杂采他篇中之诗，出本集外者必多，姑记其各体于后，异时取《全唐诗》校之可了然矣。《胡签》有而此本不载者记数于左：五古二首，七古一首，五律十四首，五言长律四首，七律二首，五绝五首，七绝三首。共增三十一首。《酬卫长林岁日见呈》：‘地暖雪花催，天春斗柄回。朱泥一丸药，柏叶万年杯。旅雁辞人去，繁霜满镜来。今朝彩盘

上，神燕不须雷。’此诗为义门手录补入采自《岁时杂咏》者。藏园又记。”跋语末有“增”“湘”二方朱文小印。卷下末亦有跋语三则，其一曰：“明活字本分二卷，以诗体为次；此本乃三卷，不分体。取校一过，无大异同，然佳字胜此本者亦往往而有也。沅叔。乙亥十月二十二日临义门校本于清泉吟社。”下有“藏园”朱文方印一方。其二曰：“沅叔年丈嘱覆一过。《书录解题》《司空文明集》三卷，活字本卷数与之合，所出之善可知矣。癸丑三月二十五日保山吴慈培识。”其三曰：“此集自元明以来藏书家很少著录。活字本盖流传之仅有者，沅叔大报莫君，当供珍视之。二十八日又识。”

复旦大学藏《唐司空文明诗集》三卷，旧抄蓝格本。每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四围单栏，白口，黑单鱼尾。首诗《题玉真观公主山池院》，末诗《九日送人》。凡收诗142首，无《哭王注》诗。此本当为席本系列的抄本。

三卷本系列中另一个重要版本为清江标刻印的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本之《司空文明诗集》。此本封面即标有“宋临安府刊本”六字。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上下单栏，左右文武双栏。白口，黑单鱼尾，版心镌有“司空上”、“司空中”、“司空下”三字。据其版式来看，此本亦出自南宋书棚本，盖与席本同出一源。卷上收诗57首，卷中收诗33首，卷下收诗53首，凡收诗143首，较席本多收诗1首，即《哭王注》诗，诗题下注“增入”二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本卷中《石莲花》诗之后，脱《远寺钟》、《松下雪》、《新柳》、《唐昌公主院看花》、《别张赞》、《晚思》六诗与《留庐秦卿》诗前十八字。误接卷下之《杂兴》、《岁暮怀崔峒耿纬》、《观妓》、《过长林湖西酒家》、《过阎采病居》、《送程秀才》六诗与《过长林卫象饬丝结歌》一诗之诗题。卷下《杂兴》诗题后误接卷中《远寺钟》等六诗与《留庐秦卿》诗前十八字。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所见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本《司空文明诗集》即是如此。北京图书馆所藏此《五十家小集》之《王勃集》首页，刻有

“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。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影刻于湖南使院，元和江标记”二十九字。

明朱警刻《唐百家诗》之《中唐二十七家》本《唐司空文明诗集》，为三卷本较早的刻本。今上海图书馆有收藏。此本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白口，上黑单鱼尾。版心刻司空上（中、下）三字。左右文武双栏，上下单栏。无目录。卷上首题《玉真观公主山池院》，末诗《晦日益州北池陪宴》。卷中字体迥异上下卷，四围单栏。行、字一同上下卷，当属钞配。卷下末有《哭王注》诗，诗题下注“增入”二字。凡收诗143首。此本显系江本系列之早期刻本。卷末上有朱笔校语“品汇多五首”五字，下用墨笔抄录《和王卿立秋即事》诗。此诗卷一已收，未知缘何抄录。朱本墨围颇少，三卷中仅有六处，与席本墨围相埒而稍有不同。其中《雨夜见投之作》诗“晓望□尘埃”，《赠衡岳隐禅师》诗“枫树猿□报夜秋”，《秋日趋府上张大夫》诗“□旗遥拂雁行偏”三处墨围，席本分别作“比”、“声”、“旌”。江本此三处墨围仅有“旌旗遥拂雁行偏”句无墨围，餘皆同朱本。朱本从整体上看属江本系列，但其与江本亦并非字字相同。尤其是卷中，由于系钞配，讹误较多。如《咏古寺花》诗之“千花”，江本、席本俱作“千跗”；《酬张芬□赦后见赠》诗，诗题墨围，江本、席本俱作“有”。

明抄《唐四十四家诗》本《司空文明诗集》，为三卷本系列之抄本。此本半页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墨双鱼尾，版心有“司空上”、“司空中”、“司空下”三字。此抄本属三卷本之江本系列。如《送永阳崔明府》诗“连绵江上雨”句与江本此句全同，而席本此句“连”作“烟”；《和王卿立秋即事诗》之“微侵蝶绕栏”句与江本同，而席本此句“栏”作“兰”；《和李员外与舍人咏冬瑰花寄徐侍郎》诗之“暗妒翻阶药”句与江本全同，而席本此句“药”作“叶”；《早春游慈恩寺南池》诗之“出寺临池水”句与江本全同，而席本“出”作“山”。诸如此类诗句尚有多处，兹不尽举。

明抄《唐四十七家诗》本《司空文明诗集》，亦为三卷本之抄本。此本卷下末尾有牌记云：“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”，当亦出自南宋书棚本。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白口，黑鱼尾。此本属三卷本之席本系列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《司空文明诗集》，为三卷本之影抄本。此本纸墨俱佳，封面有“北京大学藏书”朱文方印一方。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左右双栏，上下单栏，黑鱼尾。其中边栏、行格俱为印制，正文手抄。版心分别写有“文明诗目”、“文明诗卷上”、“文明诗卷中”、“文明诗卷下”、“文明诗补遗目”、“文明诗补遗”。其中“文明诗目”之目录一同席本。目录左下角抄有“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刊行”牌记，卷下末页亦抄有“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刊行”的牌记。据此可知，此抄本亦出南宋书棚本，与江本、席本同出一源。但其与江本相较，增入目录与补遗；与席本相较，虽同有目录，但也多了补遗目录与一卷补遗。

此“影宋抄本”补遗，共补司空曙诗 32 首。《哭王注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303；《遇谷口道士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28；《喜外弟卢纶见访》见《文苑英华》217 卷，又见《极玄集》卷 1；《深上人见访忆李端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20；《宿青龙寺故县上人院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35；《送张炼师还峨嵋山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28；《逢江客问南中故人因以诗寄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18；《送皋法师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20；《送郑佶归洛阳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75；《分流水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163，此诗与元稹诗重出；《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190，又见《唐诗纪事》卷 30；《塞下曲》，又作《塞上曲》，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197；《关山月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198；《御制雨后出城观览敕朝臣已下
属和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173；《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191，又见《唐诗纪事》卷 29；《题鲜于秋林图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317；《登秦岭》见《御览诗》；《独游寄卫长林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 254；《望水》见《文苑英华》

卷163，又见《唐诗纪事》卷30，亦见《极玄集》；《望南山路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292；《题落叶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327；《寄准上人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220；《送况上人还荆州因寄卫侍御象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220；《别卢纶》见《御览诗》，此诗与卢纶诗重出；《雪二首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154；《酬卫长林岁日见呈》见《古今岁时杂咏》卷1；《杜鹃行》见《文苑英华》卷345，此诗与杜甫诗重出；《寄胡居士》见《又玄集》；《寒塘》见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与《全唐诗》；《为李魏公赋谢沂公》见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与《全唐诗》；《梁城老人怨》见季振宜《稿本》与《全唐诗》，此诗与陈羽诗重出。

疑其卷首目录、卷上、卷中、卷下系影抄宋本，补遗目录与补遗为补抄而非出自宋本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未加细审而著录为“影宋抄本”，实则其后之补遗目录与补遗系据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或清编《全唐诗》补抄，此可由其32首补遗诗之编次与内容一同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与《全唐诗》得知。抄录者但求其全而失宋本原貌矣。

此“影宋抄本”尚有朱笔校语，但已不知校勘者为何人。如补遗之《分流水》诗，与元稹诗重出，季振宜《稿本》与《全唐诗》俱失注，而此本《分流水》诗朱笔眉校曰：“一作元稹诗。”

一卷本之《司空曙诗集》，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部，曾见一席启寓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。此本总目中标明“司空曙文明诗一卷”，此或即所谓一卷本之司空曙集。四边单栏，黑鱼尾，半页十六行，行二十字。是为扫叶山房石印本。考其目次，只是把席刻本的“卷上”、“卷中”、“卷下”诸字删除，其余一仍其旧，并无二致。其实，这仍然是三卷本之席刻本。

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部另有《唐人诗》一部，凡两函十六册，无序跋。内收《唐司空文明诗集》三卷。《文明集》在第六册，无目录。左右双栏，黑鱼尾，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。卷下有《哭王注》诗一首，原注“增入”二字。凡收诗143首，与席本异而与

江本同，当为江本系统的刻印本。此书因无序跋，刊刻时代不详。是书收有张祜诗五卷，常建诗二卷，张玘诗一卷，武元衡诗三卷，尚颜诗一卷，秦隐君诗一卷，颜鲁公诗一卷，司空曙诗一卷，罗邺诗一卷，戎昱诗一卷，羊士谔诗一卷，无名氏诗一卷，于鹄诗一卷，清寒诗一卷，周贺诗一卷，司马扎诗一卷，于武陵诗一卷，韩君平诗三卷，李益诗二卷，崔曙诗、严武诗、皇甫御史诗、耿纬诗、皇甫冉诗二卷。凡有姓名者二十三人，另有无名氏诗若干。可见这是一个以收录中晚唐作家为主的唐诗小集。是书有“天禄继鉴”朱文方印一方。每册之末往往有“天禄琳琅”朱文方形小印一方，另有朱文“东莞莫伯骥号天一藏”印一方。

二

今传世之《司空曙诗集》，以其与宋本相近而言，无疑为席刻本与江刻本。二者同出南宋书棚本。

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以何本为底本？笔者认为，《季稿》是以江刻本为底本。理由有二：其一，《季稿》有《哭王注》诗一首，此诗席本无而江本有；其二，从《季稿》之《司空曙诗集》内文来看，亦与江本多合而与席本多异。即以席、江二本卷上而言，《送永阳崔明府》诗之第三句，席本作“连绵江上雨”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连”作“烟”；《和王卿立秋即事》诗之第四句，席本作“微侵蝶绕兰”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兰”作“栏”，《季稿》校“栏疑作兰”；《早春游慈恩南池》诗之首句，席本作“山寺临池水”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山”作“出”；《谢郑十四望驿不得同宿见赠因寄张参军》诗之诗题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谢”作“酬”，尾联出句席本作“明日郗起会”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起”作“超”；《送高胜重谒曹王》诗之颈联对句，席本作“思怀倒屣亲”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思”作“恩”；《赠衡岳隐禅师》诗之尾联对句，席本作“因下人间遂此游”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此”俱作“北”；《晦日益州北池陪宴》诗，席本“陂溘泻江潢”句，江本、《季稿》“潢”俱作“黄”。故以此

卷为例,《季稿》与席本相异者即达七首八处之多。《季稿》与席本相合而与江本异者亦有四首四处。《送王使君小子孝廉登科归省》诗之颈联对句,江本作“龙钟对离离”,《季稿》“离离”作“别离”,此与席本同;《过钱员外》诗之颌联对句,江本作“安贫著败衣”,《季稿》“安”作“家”,正与席本同;《观猎骑》诗之颈联出句,江本作“金埒争闻道,”《季稿》“闻”作“开”,亦与席本同;《和李员外与舍人咏冬瑰花寄徐侍郎》诗,第五句江本作“暗妒翻阶叶”,《季稿》“叶”作“药”,此与席本同。故《季稿》当与江本接近而与席本较远。

《季稿》与席本、江本俱异者,在席、江二本的第一卷中,只有一处,即《送乐平苗明府》诗,尾联出句席本、江本俱作“应将放鱼□”,而《季稿》独作“应将放鱼化”,此与《文苑英华》同而与席、江二本俱不同。此当为《季稿》参校《英华》而补,故与席、江二本俱不同。

查《季稿》与江、席二本之卷中、卷下可知:《季稿》与江本相同而与席本相异者有18处,兹不一一列举。

故此可知,季振宜的《全唐诗稿本》基本上是以江本系列的刻本为底本而补配曙诗32首而成,清编《全唐诗》既以季振宜《全唐诗稿本》为底本,故其收诗之编次与数量,一如《季稿》。所不同者,只是将原席本、江本之卷一、卷二编为一卷,即今通行中华书局版《全唐诗》之卷292,而将原席本、江本之卷三与《季稿》增补的32首诗,编为今本《全唐诗》之卷293。

通过《季稿》与江、席二本相较可知,江、席二本虽同出南宋书棚本,但其在传刻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,诸如传刻致误或所据底本不同等,已有较大的差异。笔者现将江、席二本之差异表列于下,以见二者之异同:

席刻本、江刻本文字异同对照表

卷次	诗 题	席刻本	江刻本
上	《送永阳崔明府》	连绵江上雨	烟绵江上雨
上	《和王卿立秋即事》	微侵蝶绕兰	微侵蝶绕栏
上	《早春游慈恩南池》	山寺临池水	出寺临池水
上	《谢郑十四望驿不得同宿见 赠因寄张参军》	明日郅起会	明日郅超会
上	《送高胜重谒曹王》	思怀倒屣亲	恩怀倒屣亲
上	《赠衡岳隐禅师》	因下人间遂此游	因下人间遂北游
上	《晦日益州北池陪宴》	陂溘泻江潢	陂溘泻江黄
中	《咏古寺花》	共庆芳菲此树中	共爱芳菲此树中
中	《酬张芬有赦后见赠》	劳君故有诗相赠	劳君故有诗人赠
中	《故郭婉仪挽歌》	□日辞泰镜	一日辞泰镜
中	《送吉校书东归》	□□亲知别	独与亲知别
中	《早春游望》	老与悲□□	老与悲相逐
下	《秋园》	茱萸红实是繁花	茱萸红实似繁花
下	《拟百劳歌》	朱丝细弦金点杂 双带芙蓉共开合 回头敛笑多自羞	朱丝细纽金点杂 双蒂芙蓉共开合 回身敛笑多自羞
下	《迎神》	目成再拜为陈词	自成再拜为陈词
下	《过终南柳处士》	素发与青囊	素发与青裳
下	《观妓》	翠蛾红脸不胜情	翠蛾红脸不胜情
下	《长林令卫象饬丝结歌》	始状芙蓉出新水 细缕纤豪看欲灭	始状芙蓉新出水 细缕纤毫看欲灭
下	《晚秋西省寄上李韩二舍 人》	天恩禁旅秋	天恩禁旅秋
下	《送张弋》	苍然下郑城	苍然下郢城
下	《和卢校书文若早入使院书 事》	琴几拂轻埃	琴机拂轻埃
下	《送曹同椅》	将军扇续书	将军扇读书

江本与席本相比，明显不同者有四：其一，江本的墨钉较多，共有墨钉十五字；而席本墨钉只有六字。相较而言，席本更完整。其二，江本卷下末尾有《哭王注》诗一首，题下注“增入”二字，而席本至《九日送人》诗止，无《哭王注》一诗。此诗出《文苑英华》卷303。其三，江本卷首无目录，而席本卷首有目录。其四，江本卷中与卷下错简，而席本顺序恰当，无错简现象。至于二本文字上之不同，可见上表。由于此二本为南宋书棚本的翻刻本，故其版本价值较他本为高。仅以此二本而言，席刻本又优于江刻本。而明人分体重编之各本，由于更动版式，重加编排，只能作为曙集整理的参校本而不宜选作底本。作为江本系列早期刻本的朱警刻本，虽墨围较少，勘刻较早，但笔者所见本之卷中系抄配而成，讹误较多，倘若整理曙集，自然亦不宜作为底本。

其余三卷本之各本，经逐一比勘，四十四家本属江本系列，四十七家本属席本系列，北京大学“影宋抄本”为席本系列，明朱警刻《唐百家诗》本为江本系列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南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